

浙江文叢

俞樾全集

〔第三十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俞樾全集

〔第三十冊〕

曲園自述詩 補自述詩

小蓬萊謠

瓊英小錄

東瀛詩記

驪山傳 梓潼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

太上感應篇續義

集外詩文錄存

〔清〕俞樾著 陳景超 點校

趙一生 輯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俞樾全集第三十冊書目

曲園自述詩	補自述詩	……	(一一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	……	(一一二)
小蓬萊謠	……	……	(一一六)	太上感應篇續義	……	(一一六)
瓊英小錄	……	……	(一一七)	集外詩文錄存	……	(一九四)
東瀛詩紀	……	……	(一一六)			
傳奇兩種						
驪山傳	……	……	(一一七)			
梓潼傳	……	……	(一一八)			

曲園自述詩

宣廟龍飛歲在庚，元年辛巳月嘉平。小寒未屆猶非臘，還是元枵月內生。余生於道光元年十二月二日，距小寒尚兩日，故星命家仍作子月論也。十一月爲元枵月，說詳《春在堂隨筆》卷八。《爾雅》云：『元枵，虛也。』余一生虛名無實，殆坐此乎。

烏巾山下舊居家，鵲喜樓頭靜不譁。一夜春風吹喜氣，迢迢千里到京華。余舊居在德清東門外烏巾山之陽，地名南埭，有小樓曰『鵲喜』，因屋後有老樹一株，鵲巢其上，故得是名矣。余生於是樓，先大夫時在京師，有《誌喜》詩曰：『春風吹喜氣，千里到幽燕。』

儒門淡泊候嚴寒，最是劬勞母氏難。見說當時扶病起，擁衾手自製兒冠。余生三日，太夫人大病幾危，至二十餘日未離牀褥。乃曰：『兒將滿月矣，不可無帽。』擁衾而坐，爲余製帽。

四齡遷徙到東湖，爲苦鄉居聞見無。從此塵封南埭屋，至今先業總荒蕪。道光甲申，余止四齡，而先兄壬甫則十一歲矣。以鄉居不能從師讀書，乃遷居仁和之臨平鎮，蓋太夫人臨平人，依外家以居也。先大夫詩曰：『十齡膝下兒，漸漸解塗抹。窮鄉寡聞見，經師無由得。但恃折筭教，豈合出門轍。巖巖皋亭山，下聚萬家室。新特薦附蘿，舊姻蛩依歷。逝將從之居，契龜已云吉。』即此時作也。臨平鎮有臨平湖，亦曰東湖。

年年史埭度元宵，笑倚樓頭興最饒。青白兩龍纔過去，滾毬燈又到潘橋。初遷臨平，所居曰

史家埭。有樓臨街，元夕張燈，輒登樓觀之。青龍白龍，皆燈也。滾毬燈最無足觀，而其製最古，見宋陳元觀《歲時廣記》。潘家橋，在史埭之西。

生小深蒙外氏憐，每隨慈母去流連。玉臺已聘年皆幼，不礙堂前共簞錢。外家姚氏，居赭山港，距史家埭不一里。每侍太夫人往居焉。內子姚夫人，即余外姊，早已聘定，兩小無嫌，仍共嬉戲。

阿母操勞井臼餘，晨窗課讀不教虛。兒時鴛鴦真慙媿，九歲纔能畢四書。余讀四子書，皆太夫人口授。

東湖望族相公家，辰往申還半里賒。五載硯貽樓上讀，兒童三五共呶呶。臨平孫氏，乃乾隆間大學士文靖公之近族，先嫂母家也。余十歲讀書於其家書室，即聽事之樓，額曰「硯貽樓」。

束髮從師戴次君，本來中表誼殷殷。當時修脯殊堪笑，斗酒難供一月醺。余讀書孫氏，所從師爲戴貽仲先生，先祖母戴太夫人姪孫也。每歲餽洋錢三枚以代修脯。余從之五年，止餽洋錢十有五而已。按月計之，不足三百錢。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寥寥者，不足當唐時斗酒之值也。余生平讀書之費，止此。

生來從未識離愁，突作江南境內游。小小醉經書屋裏，新添桂樹一枝秋。余十五歲時，先大夫館新安汪氏。汪寓常州，先大夫挈余，俱往所寓。小屋三楹，曰「醉經書屋」。到之次日，偕汪氏昆仲游城隍廟，買桂樹一株而歸，植之窗外，踰月花開頗盛。先兄壬甫年十四，侍先大夫入都。先大夫賜詩云：「汝生從未識離愁，突作三千里外游。」余此行也，兄戲改其語以贈云：「汝生從未識離愁，突作江南境內游。」此詩首二句，即用其語。

蘭陵城外屢經過，爲愛黃華繞郭多。自是生來秋氣重，編詩先錄菊花歌。常州東門外有老圃，以藝菊爲業，如種菜然。花時極可觀，嘗侍先大夫往游焉。爲作《蘭陵菊花歌》，余編詩始此。

馬家長巷巷中央，舊有吾家薛荔牆。牆內小軒題印雪，雪泥蹤跡在青箱。乙未冬，余從先大夫自常州還，始由史棣遷馬家衝，賃孫氏屋以居。青田端木先生國瑚，題曰「印雪軒」。故先大夫詩文集，皆以「印雪」名。

髫年采得泮池芹，初踏名場望已殷。記得黃昏燈下坐，報船驚聽過紛紛。丙申歲，余年十六，初應小試。學使史蘅塘先生取入縣學時，余寓戴氏，即先祖母家也。其家後門臨河，學院既發圓榜，聞報喜之船紛紛從後河而過，皆謂曰：「事不諧矣。」余亦嗒然。未幾，報者從前門而入。

鄉闈逐隊到杭州，分得天香一半秋。莫被嫦娥笑唐突，沈崧初次月宮游。丁酉應鄉試，中式副榜第十二名。

白蠟明經亦足榮，何除名籍魯諸生。區區一試真堪哂，重唱宏文館外名。余既中副車，不隸學官矣。己亥春，仍至湖州應科試，以是年有恩科鄉試，如不中，則庚子鄉試，仍可以本年科試所取者應試，不必考錄遺才也。乃庚子科，余以病不與，則此試甚無謂耳。吾郡學使考棚，名宏文館。

催妝詩賦小春天，莫恨秋風未著鞭。但使登堂得佳婦，何妨攀桂緩今年。己亥秋試未售，十一月，姚夫人來歸。先大夫詩云：「人生好事猝難全，文戰偏成錄外仙。但使登堂得佳婦，何妨攀桂緩今年。」此詩敬述其語。

秋風一病太郎當，孤負槐花此度黃。病榻惟看《日知錄》，零星箋注不成行。庚子秋闈，余以

病不應試，病中惟以《日知錄》自遣。今《曲園雜纂》中有《日知錄小箋》一卷，始於是時也。

初擁皋比不自珍，村書幾卷課清晨。沈猶行氏來從學，著籍門生第一人。辛丑歲，余在「印雪軒」讀書，有沈氏子二人來從余學，其兄名燦，字蘭舫。後以校官充詒經精舍監院者十年，嘗語人曰：「凡在曲園門下者，莫如我先也。」

甬上烽煙達浙西，翛然數月住清溪。家家招致嘗新稻，不曉江干有鼓鼙。辛丑秋，海上有警，余家在臨平。距尖山日百里而近，因暫還德清南埭舊居。其時新穀甫登，農家壺酒盤飧，互相招延，頗極村居之樂。

小齋虛度武林秋，明月清風何所求。曾向西泠橋下坐，安知他日有俞樓。壬寅歲，余館於武林蔡氏，修脯所入，不足四萬錢。余《百哀詩》所謂「當時家計殊堪笑，明月清風四萬錢也。」嘗徒步赴崇文書院之課，於西泠橋下小憩，其地蓋即今之俞樓矣。

蘆荻花中小港寬，又攜書劍此盤桓。平生自問無仙骨，不拜純陽呂祖壇。癸卯歲，館荻港吳氏。其地有呂祖壇，扶箕請仙，遠近雲集。余雅不信扶箕之術，或勸余往，笑而謝之。

八月秋風蘂榜開，吾兄奪得錦標回。玉山冰水曾游處，秀老不來清老來。癸卯鄉試，壬甫兄登賢書。其年，兄館玉山汪春生大令署中。榜後，乃薦余自代。

江山如畫好吟詩，正是橙黃橘綠時。一路尋幽兼弔古，子陵臺與偃王祠。是年十月初，余赴玉山。於錢唐江干，趁義烏船而去。沿途吟詠，得詩頗多。

寂寞誰憐客裏身，頗欣佳伴得汪倫。一燈覓句過除夕，九等論才到古人。既至玉山，適春生

大令之從弟苕生調鼎至，一見頗相得，除夕兩人聯句，遂至達旦。苕生曾以《漢書·古今人表》有古無今，擬爲補之，次年春，苕生還浙應試，余寄詩贈之。此四句，即其前半首也。詩不存於集，今補刻佚詩中。

微名幸得附賢書，莫向名場問毀譽。且博高堂開笑口，明年兄弟赴公車。甲辰秋，余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或摘其三藝有疵，改置三十六。

北望燕雲客路長，男兒弧矢志須償。因遵覆試新功令，甫飲屠蘇便辦裝。各直省新中式舉人覆試，自道光甲辰科始。覆試之期，定於二月十五日。余於正月初四日自所寓臨平鎮啟行，然到京已二月初十矣。

咫尺金臺未許攀，敝車羸馬又南還，長安花好無由看，且看新安江上山。乙巳會試不中，偕壬甫兄南歸。是秋，即至新安館於汪氏。

江山與我有前緣，一客新安共六年。歲歲春風二三月，江干來趁四倉船。余自己巳秋館休寧汪村，次年先大夫見背。丁未不與會試，至庚戌會試後，乞假南歸。辛亥又館汪村者半載，首尾共歷六年。每年春去冬還，所坐者爲四艙船或五艙船。船大，余止賃其一艙而已。古無「艙」字，唐歐陽詹詩云「隔簾微月入中倉」。是古作倉也。

載酒人來楊子亭，先生弟子鬢皆青。戲援康節當年例，門下姜愚長一齡。余客新安，從游者頗衆，皆昌黎《師說》所謂年相若者也。門下高弟爲吳紹正，字則之，實長余一歲。則之後成進士，官吾浙蘭溪令，有政聲。康節事見邵伯溫《聞見前錄》。

四月汪邨例打標，錦棚歌舞鬧通宵。村夫子亦欣然出，去看梨園笑叫跳。每年四月，汪村賽

神，謂之打標。錦棚演劇，五六日始罷。余歲歲與觀之，有詩存集中。『笑叫跳』乃黎園名目，見李斗《揚州畫舫錄》。

孫賓石亦一時豪，揮盡黃金興轉高。紅葉樓頭紅燭底，君拈畫管我吟毫。余在新安。與孫蓮叔殿齡交，蓮叔長余一歲，有異姓兄弟之稱。其人富家子，豪邁喜客。所居曰『紅葉讀書樓』。賓朋錯坐，絳蠟高燒，作畫題詩，每至達旦。

新安舊刻久消磨，模印流傳亦不多。兩卷詩文聊補佚，免人集外費蒐羅。蓮叔爲余刻《好學爲福齋文鈔》二卷，《詩鈔》四卷，今版已不存。而印本猶有存者，《俞樓雜纂》中所刻佚文佚詩各一卷，皆本此也。

五年兩賦弄璋詩，已抱於菟又月支。遂使荆妻心竊喜，果然驥子是吾兒。大兒紹萊，生於壬寅年，二兒祖仁，生於丙午年。內子姚夫人幼時，有推算祿命者曰：「子必屬馬乃佳。」祖仁生，夫人喜之。其後大兒早入仕途，二兒竟以病廢，似乎不驗。然大兒年甫四十而卒，無子。今余止一孫，名陞雲，二兒生也，是其言驗矣。月支見《文選·赭白馬賦》注，蓋謂馬之肢體耳。

添得牙牙兩小茶，含飴老母興偏加。年來深喜科名利，兒命真能助阿爺。長女錦孫，於甲辰年生。是年余領鄉薦。次女繡孫，於己酉年生。明年余成進士。姚太夫人喜曰：「此兩女命運皆好。」

丹陽城外孝廉船，猝遇危機幸獲全。猶記覆舟橫水面，弟兄風雨立河邊。庚戌春，余與壬甫兄同舟北上，覆舟於丹陽城外之青楊浦，余兄弟幸從船舷互相扶持登岸，未至入水。然風雨之中，衣履皆濕，從者及舟子，則皆溺水得生，危矣。

清遠堂前人語稠，弟兄同住此西頭。柱銘去歲親書與，四十年來舊夢留。既至京師，而吳興會館人滿矣。其聽事曰：「清遠堂向不居人，乃編粘糊紙，障其西頭一間，余兄弟居焉。」去歲，都下諸同人葺治會館，屬余題一聯於清遠堂，因書二十八字寄之，曰：「萃一郡七縣人文，科第春秋來接軫；話卅有九年舊夢，弟兄燈火卧聯牀。」楹聯亦稱柱銘，見明人張岱《瑯環文集》。余謂柱銘之稱，勝楹聯也。

一鞭十里趁晨暉，遠自宣南赴棘闈。戲詠東坡舊詩句，新郎君去馬如飛。凡會試者，例於貢院前賃屋作小寓。是科，余與壬甫兄徑自吳興會館住，館在宣武門外半截胡同，而貢院在崇文門內，相距十里而遙。同試者皆詫之，東坡《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詩云：「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末句即用坡語。東坡此詩，有石刻在彭城雲龍山，作「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不知誰所改也。十里、三十里姑置不辨，而送之赴試，非試畢送之歸，何云歸去乎？從集本是。

名場得失不須猜，相約清游訪古槐。薄暮歸鞍駐門外，喜蟲幾輩已先來。會試出榜前一日，闈中既寫榜，其消息即絡繹傳出，報喜者紛然。凡與試者，未免怦怦。壬甫兄乃邀周雲笈承謙及余，至龍樹院小飲清談，戒不得言科名得失事，薄暮方還。而余中式六十四名，亭午已得信矣。老僕孫福曰：「因不知主人所在，故未來告。余笑曰：『總待明日榜出方信。此時知之，猶嫌早也。』龍樹院，以有龍爪槐一株，故名。

金殿簪毫賦暮春，豈因花落見精神。如何謬被羣公賞，也算巍峨第一人。保和殿覆試，詩題「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大為曾文正公所賞，謂詠落花而無衰颯意，與小宋落花詩意相類。言於同閱卷諸公，置第一，覆試第一，俗亦謂之覆元。然視會元、狀元，則迥不如矣。

鵷行列坐殿西東，官樣文章總未工。莫笑退飛如六鷁，本來野鶴翅氈氈。余殿試二甲第十

九，朝考一等第二十九。

自憐家世本單寒，得隸仙曹亦大難。聖主量材親點注，書生本色秀才官。五月初三日引見，蒙恩改翰林院庶吉士。

長安道上看花還，再看新安江上山。白嶽曾游黃海未，隔凡橋險怕躋攀。辛亥春，仍館新安。至七月而還。是歲作白嶽之游，黃山則未及游也。隔凡，乃黃山中橋名。

芸館三年職未供，且來試聽禁城鐘。一椽聊寄銅駝陌，慙媿諸君負笈從。壬子春，人都散館，休寧汪儀卿，黟縣李簡庭，皆門下士也。相隨北上，從余學且應京兆試。

萬戶千門不易摹，彤廷率爾竟操觚。天恩許注蓬萊籍，免作仙人項曼都。散館引見，蒙恩授編修。是年，散館題爲《乾清宮賦》，以「表正萬邦，宏敷五典」爲韻，今刻《賓萌外集》中。

柳巷南頭小院開，紙窗布幕足徘徊。白沙鑪子黃泥罐，領略窮官風味來。余初入京，寓南橫街之圓通觀散館。後移寓棉花胡同，及聞眷屬將至，又移寓南柳巷。

老母康強婦孺歡，燈前笑語共團樂。阿兄亦尚留都下，同守寒鑪到歲闌。老母率眷屬入都，時壬甫兄充實錄館膳錄，亦同寓。

一行鵠立玉階前，金闕觚棱欲曉天。自笑廿年村學究，也來試賦早朝篇。是年十月，皇上御門辦事，奉派侍班。

小臣生值道光元，三十年來覆幬恩。今日青袍拜陵下，神功聖德媿難言。咸豐三年春，謁慕陵，有詔命恭親王恭代，時臣樾奉派，隨同行禮。慕陵不立聖德神功碑，遵遺詔也。

恭逢鉅典舉臨雍，同向橋門聽鼓鐘。殿上玉音宣朗朗，敷陳《太甲》與《中庸》。是年二月八日，皇上臨雍，派翰林官二十人聽講，臣樾與焉。是日講義爲《尚書》「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四句，《中庸》篇「致中和」一節。

天涯燕壘乍經營，又駕南轅出鳳城。自笑浮生真似夢，一椽仍復住臨平。四月中，乞假送老母還南，仍住臨平之印雪軒。

是時烽火徧東南，小隱東湖喜尚堪。柏酒桃湯沿俗例，龍居佛日恣幽探。甲寅正月，在臨平與諸親友以酒食互相招延，亦極里居之樂。四月中，又徧游龍居、佛日諸勝。

更向清溪問舊樓，一泉一石總留題。雖然忝竊名山席，竟未看山到剡溪。是年春，回德清上先人家，遂游北門外慈相寺。有《半月泉》《蟠龍石》諸詩，浙撫黃壽臣前輩，薦余主嵎縣講席，然竟未赴也。

迢迢纔共鵠南飛，忽忽仍隨雁北歸。薄宦未成親已老，臨行清淚滿萊衣。是年十一月，入都銷假。內子及兒女輩，奉太夫人仍住臨平。

驚看大地盡干戈，出柙將如虎兕何。一日夜馳三百里，輕車剛繞賊中過。時賊踞高唐州及連鎮，大兵圍之，未即克，因繞道兼程而進。

詞曹無事太優游，史館還容一席留。欲向青編求故實，自將志傳署兼修。乙卯春，派充國史館協修，凡初入史館者，例須自署願修何書，大率皆署列傳。余欲考求國朝事實，署志傳兼修，然在職不久，此志仍未逮也。

全家依舊到燕臺，亦是間關冒險來。只惜慈輿已南去，幾時笑語再追陪。壬甫兄以知縣官闈

中，奉太夫人南去。姚夫人仍率兒女輩到京，寓閭王廟街。其時高唐、連鎮已肅清，然揚州尚爲賊踞，南北不通，仍繞道而來也。

盱食宵衣聖主心，小臣文字効微忱。雖當天步艱難日，稍抒憂勞借舜琴。四月十三日考試，試差人員上，以『舜在牀琴』命題，時海宇多故，宵旰憂勤，余借題發揮，以『舜在牀琴』，見古聖人不懋不疎，遇變如常。并旁引文王之羨里鳴琴，孔子之匡邑被圍，絃歌不輟，以明先後聖之同揆。

紛紛星使出詞曹，自問無才敢濫叨。誰料聖恩偏最渥，竟容玉尺兩河操。自五月朔以後，典試諸差，以次簡放，自問已無所望，乃八月初二日蒙恩放河南學政，材輕任重，隕越始此矣。

宮門曉日聽傳宣，天語親承御座前。自奏臣年三十五，敢將增損說官年。赴宮門謝恩，蒙召見一次，問及臣年，奏曰三十五歲。上問是實年否？奏曰是。按宋岳珂《媿鄰錄》云：士夫相承，有官年實年之別，間有位通顯或陳情於奏牘間，亦不以爲非。是官年實年，宋已有之。是歲，余實年三十五，官年則未及此也。

秋風使者建旌旂，高駕輶車出帝畿。路向呂翁祠下過，暫時入夢莫相譏。十月下旬出都，過邯鄲呂翁祠，有詩云：『我亦偶然來入夢，忽乘薄笨忽輶軒。』詩載集中。

七十慈親壽且康，今年八月未稱觴。笙歌繁葢衣冠盛，補慶生辰在大梁。太夫人今年正七十，八月中生日。恭值孝靜成皇后大喪，未及稱觴，乃於大梁使署補祝。

嶽色河聲無古今，使臣仗節徧登臨。力除蕭艾求蘭蕙，此事當年過用心。丙辰二月，始出棚考試，學使之職，當以求才爲主，而以防弊爲賓，果拔得一二真才，便爲無忝。厥職小有冒濫，無傷也。余當年

轉以防弊爲主，此乃少年用意未當，奉職不稱，正以此也。

先人三載客覃懷，韉馬鈴騾數往還。今日停驂無限意，雪泥何處問緱山。先大夫曾應山石康蘭皋中丞之招，客懷慶府之緱山村者三年。余按試覃懷，經由其地，不勝風木之感。

溱洧追思鄭大夫，請從兩廡祀先儒。衡量遽瑗雖無媿，未免沿訛禮殿圖。余疏請以鄭公孫僑從祀文廟兩廡，援遽瑗爲例。詔下部議，從之。然遽伯玉自唐宋以來，錫封從祀，蓋以文翁禮殿圖，本在弟子之列也。若子產，舊無此說，乃以伯玉誤而使子產亦從其誤，至今思之，殊未愜也。

俎豆尊嚴崇聖祠，聖兄未預聖心悲。敬陳末議成先志，配享從今有孟皮。余又請以聖兄孟皮配享崇聖祠，從之。先大夫《印雪軒詩鈔》有詠古詩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配享而發，余此疏，敬成先志也。

一年兩度整歸裝，慰勞賓朋酒一觴。耍舞更聽歌耍曲，紅氍毹上小排當。冬夏試畢還署，每張筵演劇，慰勞幕中諸友。前任張子青前輩之故事也。

每逢山水亦尋論，三載清游總聖恩。領略中州好風景，南登伊闕北蘇門。行部所至，遇佳山水亦間一游覽。河南府之龍門，衛輝府之百泉，皆中州勝地也。

命官磨蝎待如何，喚醒東坡春夢婆。已到神山仍引去，蓬萊亦是有風波。丁巳秋，因人言免官，即移寓挑經教胡同度歲。

崎嶇水陸走歸途，故里荒涼錐也無。竊比滄浪蘇子美，從今蹤跡寄姑蘇。戊午春，自汴梁歸，因豐沛間寇盜充斥，故繞道走山東而入江南境，既至吳下，又以故里無家，賃飲馬橋屋暫寄妻孥，此余寓吳之始。

十年春夢付東流，尚冀名山一席留。此是掣求經義始，瓣香私自奉高郵。是年夏間無事，讀高郵王氏《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而好之，遂有意治經矣。

筆墨翛然得自如，從前束縛盡消除。不須更治詞曹事，館閣文章殿體書。余學篆隸書亦始此。

五柳園中景物妍，三庚戌似有前緣。眠雲精舍微波榭，寄頓琴書僅一年。是年冬，賃居石氏五柳園。有鶴壽山房額，乃嵇文恭公爲石琢堂前輩書。文恭爲雍正庚戌翰林。琢堂前輩爲乾隆庚戌第一人。余則道光庚戌翰林也。因題曰：「三庚戌室。」然余居此屋，自戊午至庚申，雖歷三載，實不及二年也。

爲戀園林花幾叢，遂教倉卒走恩恩。停橈寶帶橋邊望，已見姑蘇一炬紅。庚申春，杭州失守，已知不可爲矣。因戀園林風景，未忍決然舍去。及金陵大營潰，賊兵與潰卒蟬聯而下，常州失守，乃始倉卒出城，泊寶帶橋遙望姑蘇，城外已一片火光矣。

仙人潭上暫停舟，只博萍蹤半月留。見說越中山水好，且因避地作清游。自姑蘇至新市鎮，句留半月，而蘇州失守後，嘉興繼之，其地亦不可居，乃渡錢唐江入越。

越中大好七星巖，奇絕真疑造物剗。更渡曹娥江上去，仙姑山境隔塵凡。既至紹興，寓偏門外，因至七星巖一游，山水奇勝。已而紹興亦不可居，乃度曹娥江，至上虞。其地有仙姑山，懸崖飛瀑，更爲幽絕。

會逢朝議練鄉兵，戎馬崎嶇勉一行。大局已非材力短，故鄉父老恕書生。團練大臣邵幼村師奏，派余辦德清團練，因又還德清數月，未幾即謝去，仍寓上虞。

租得南門屋數椽，姚墟舜井足流連。何來山寇猖披甚，學海堂書讀未全。辛酉春，於上虞南門內賃屋以居，庭院清曠，稍可讀書。於上虞令胡君堯戴處，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余得讀此書，實始此也。俄聞有山寇將至，又移居城外之查浦。是年秋，上虞失守，胡君死之，所假之書，竟未及歸，後爲戴子高持數種去，尚有數種，今在俞樓也。

槎浦真居窮海濱，前江後海迴無鄰。小樓風景淒涼甚，只有烽煙夜夜新。槎浦，一小村聚，前臨曹娥江，後負大海，土人謂之前海後海。余賃小樓三間居之，入夜推窗四望，每見烽火燭天也。

更來海上駕牛車，草舍三間不可居。牛屎堆邊問張祜，不知風味比何如。紹興失守，槎浦亦不可居，乃坐牛車走海濱，租一草舍，暫爲棲止。其屋，故牛宮也，初入其中，氣味甚惡。

四明江上夜航船，徑達黃崎江岸邊。惜未當年留此處，飽餐番薯或成仙。時又間關而至寧波，附航船至定海，俄而寧波又陷，定海人亦皇皇，謀入山。余問山中佳乎？曰：山中亦佳，但不易得稻米，所常食惟番薯耳。番薯亦名番薯，見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

歷碌颺輪徹夜忙，初來滬上尚傍徨。如何奴輩游行去，算看蚩尤戲一場。余自定海附輪船至上海，其地爲外國租界，人情皆恃以無恐。余至之次日，賊兵適至，距上海止數里，中隔一橋，夷人來往自如，華人亦往觀，但不敢過橋耳。余從者數人，亦隨衆往觀。

漫天飛雪夜模糊，黃浦江中浪更羸。如此風濤如此雪，還偕婦豎飲屠蘇。余賃一舟，於黃浦江中度歲。除夕大雪，岸上雪深五六尺。

同治初元二月春，全家航海到天津。風濤兵火餘生在，且把窮途託故人。壬戌春，附夾版船

至天津，其時輪船之價甚貴，余上下內外二十餘人，故不坐輪船，而坐帆船。自滬至津，亦止七日。崇地山侍郎方以通商大臣駐天津，而天津府爲今潘偉如中丞，皆故人也。因遂流寓其地。

烽煙稍遠暫安居，一住津門三載餘。諸子羣經兩平議，篋中草草有成書。《羣經平議》成於是時，《諸子平議》亦成大半矣。

舊目空囊已索然，齋厨危欲斷朝煙。饗飧晨夕艱難甚，借到毋鹽重利錢。寓津三載，生計窘，惟恃借貸以給。《史記·貨殖傳》毋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此古來貸錢取息之最重者。

兩度芒鞋踏軟塵，半因舊友半新姻。須知薜荔庵中客，非復芙蓉鏡下人。壬戌歲，重入都門。與諸同年話舊。甲子春，又以次女于歸許氏，親送入都。時大兒婦母家亦在京師，即與定議秋間迎娶。

艱難辛苦半生過，還喜妻孥累不多。一歲三完婚嫁事，明年五嶽未蹉跎。甲子春，遣嫁次女，秋間，爲大兒娶婦樊氏。其年冬，又命二兒就姻於姚氏。明年再歸長女於王氏，則婚嫁畢矣。

平議成書世未傳，每愁枉費此丹鉛。高貲萬萬張長叔，爲刻明堂考一篇。是歲，天津張少巖汝霖取《羣經平議》中《世室重屋明堂考》刻之，余書行世實始於此。張君，乃天津富人子也。張長叔見《漢書·貨殖傳》。

侍郎仗節鎮津關，常共清談塵尾間。欲向丁沽修志乘，殺青未竟又南還。崇地山侍郎屬余修《天津府志》，然無經費，無任採訪者，姑就故書中鈔撮而已。乙丑秋，間因二兒在吳下大病，南回視之，故未竟其事也。

歸到吳中跡似萍，金獅無復舊門庭。蒼頭黃耳今何在，化作幽燐數點青。余所賃石氏五柳